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三)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統 治 者
(三)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第五幕

第一景

特拉法爾加角口外

一幅海洋的鳥瞰圖呈現出來。這是在黎明時候，海角和西班牙海岸在東面替廣闊的洋面鑲着邊。在眼光所能達到的，最近的，波濤起伏着的水面上，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聯合海軍的船隻或稀或密的排列着，造成了兩條從北到南的平行線，另外有一堆船卻跟這兩條平行線離得稍稍遠一點；太陽緩緩的向上面移，這些船上的風篷便在陽光裏像錦緞似的閃耀着。

在西面的地平線上，有兩排高張着風篷的船隻顯露出來，小得像空幻的想像中的飛蛾一樣。那些船隻正在慢慢的向聯合艦隊移近來。

司書使者一（依據他的書本朗誦着）

維葉奈夫倒底祇能遵從了命運的支配，
雖然他曾經在加提斯召集軍官們集會，
而在會議上，就連他的最大膽的將校們，

（盡是些殺人不眨眼的魔君，

不怕戰爭，不怕流血，也不怕任何的犧牲，）

也都不肯自投羅網而表示這樣的主見：——

他們以爲那些出沒無常的英吉利戰艦，

正是在向他們巧妙的勾引；

如果他們徒然趁着一時的興奮與英雄，
而竟自動的去投入那層層密佈的樊籠，

那便是徒勞的匹夫之勇，完全沒有理性。

司書使者二

可是從上面卻頒來了一道嚴厲的指令，叫他們馬上離開加提斯，就向都隆進兵，再等第二次的命令，又要向意大利航行。如果維葉奈夫遵照着這計劃到了那裏，便會發現最高的指揮已經交給羅西利——無可奈何的維葉奈夫就變得那麼粗狂，竟大膽的去會見戰爭，奈爾遜，甚至——死亡！

年歲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緲的音樂）

在衝突還沒有開始之前，先來在

海洋裏，

半合唱隊二

看奈爾遜的戰船從西邊露出來，

悄悄地，

半合唱隊一

每張帆都高排着，每過人都曾經

盟過誓

半合唱隊二

要勇往直前的擔當偉大的犧牲

或勝利！

眼界往下沈，一直沈到維葉奈夫的指揮艦「人牛（註一）號」的甲板上。那上面就站着那位海軍提督，他的指揮艦長馬剛底，多底農參將，其他海軍軍官，以及一些海員。

馬剛底

我們整夜的在空中看見他們打旗號，他們的前鋒偵查艦隊老是在向他們報告着我們這方面的形勢。

維葉奈夫

敵人方面

老是在恐嚇着，像要偷襲我們的後艙；打旗號給我們艦隊，叫把船尾迎着風；叫格拉維那的十二隻船也停止操練，馬上就到這裏來歸隊。

軍官們喃喃着。

我在這裏說呀——

叫格拉維那的十二隻船馬上來歸隊，

叫所有的船都把船尾迎着風——把船頭

全轉向北方，把風篷迎着左邊的風勢！

照這樣，萬不得已還可以到加提斯去

重整我們的軍容。如果照現在這方向，

那麼我們能找到的唯一出路就祇有

直布羅陀海峽——但這是個危險的出路！

叫他們把船隻排緊，不准有一點空隙。

我剛纔交待過的話也要好好的記住：

現在快關照他們到戰事開始了之後，

叫他們不要老等我的號令，在混亂中，我也許不能什麼都清清楚楚的看到，甚至連號令也都說不定會無從傳達。

那時候，『名譽』的呼聲就是各人的領袖；

一切都聽從『名譽』的指揮，他們就可以一步不放鬆的應付這場猛烈的戰爭。

現在，總括的說一句：各人自己留心着，每一位艦長，每一個軍官，每一名兵士，在開火的時候都絕對不準擅離職守！

整個艦隊的船隻都遵照着指揮把船頭從南方轉向北方，緊緊的排成了兩行平行的曲線，每一行船隻的回進的部分都向着敵人，而第一行的空隙處往往是由第二行上的船隻來填補

着。

一軍官（眼睛向英吉利艦隊睜視）

他們在悄悄的掩過來，他們的擁擠的風篷，
像在屠宰日之後的早市上所時常看到的，
放在腸肚舖裏的吹大的尿泡般的膨脹着。

小軍官（傍白）

對於我們，今天卻就是屠宰日之前的早晨，
我敢這樣的預言着！

望見英吉利的海軍提督正在向他的艦隊打着旗號。那旗號的句子是：『英·吉·利·希·望·每·一·個·
人·都·能·夠·盡·他·的·責·任。』當那旗語被讀出來的時候，從所有英吉利的船隻上發出來的響亮

的吶喊聲，便跟着海風一起飄蕩過來。

維葉奈夫

他們也在打旗號呢。——啊，衝突就要發生了！你們慢慢的再開火，先叫大家都留意着，且不要把自己方面的指揮艦表示出來，直到打完了一仗爲止。這會使他們迷惑，會在決最後勝負的時候對我們有益的。——我想，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分成兩行的吧；我們停一會就可以知道。

馬剛底

那最前面的一隻

像要跟「桑達·阿那號」接觸呢。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可以叫「烈火號」去幫助它。

維葉奈夫

就這麼辦吧——

時候還儘來得及。——我們的船應該嚴守陣地，等敵人的船用鋼鐵的聲音喊着「喂！」的時候，我們也同樣用鋼鐵的聲音向他們答覆吧。

他們等待着敵人方面由「勝利號」率領着的最北面一行戰船過來，偶爾也放一鎗試試兩軍的距離。正在等待的時候，卻聽到南面傳來一陣鎗聲，轉過頭去便看見「皇家號」艦上的科林烏德正率領着他的一行戰船在跟西班牙的「桑達·阿那號」交鋒。同時，「勝利號」也越走越近，但始終不動聲色的保持着沈默。在一個一致的時間，「人牛號」「桑底西馬·

特里尼達德號』和『霸王號』同時的向『勝利號』放着船側的連珠鎗（註二）。

當煙塵消散了的時候，便看到『勝利號』上的後頂桅已經連同許多桿棒和許多船索一起倒了下來，它的輪子也給打掉了，它的甲板上堆滿了許多死人和受傷的人。

維葉奈夫

這樣很好，可是瞧，他們卻並不停止進兵，他們還是無所顧忌的一股勁走近來呀！

多底農

那最北面的一行對準了我們的船移近來，他們大概是打算把船頭從橫面撲上來吧。

馬剛底

『霸王號』船上的敏捷的呂加斯，正在努力着

要把敵人方面的這個企圖想法子阻攔住。——

你瞧，他怎樣的在奮鬪着，本來也許會打到指揮艦上來的子彈，現在全打在他船上了！

這時候法蘭西船『霸王號』正在開上去，把自己夾在走近來的『勝利號』和『人牛號』這兩隻船的中間。

維葉奈夫

現在要動手了！『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

『霸王號』，和我們這隻船的堅固的船身上，

一定會首先就受到鎗礮的猛烈的轟擊。

把你們的搭鉤和你們的戰斧準備起來！

我們要把鷹徽（註三）放到英吉利船的甲板上，

再立誓把它佔領！

全體船員

啊，我們全都願意立誓！

皇帝萬歲！

但是『勝利號』卻突然轉了灣，兜到『人牛號』的後面，穿過它的尾部的水痕，向它開着船側的連珠鎗，後面的鎗又連帶的打着了『霸王號』，把全景都包裹在重重的煙霧裏。

眼界逐漸變換。

（註一）人牛（*buccin aure*）一種神話中的怪獸，一半像人，一半像牛。

（註二）戰船一面（左舷或右舷）的鎗廠，上下前後一齊同放，是稱爲“*broadside*”，姑譯作『連珠鎗』。

（註三）拿破侖時代，法國曾以鷹爲國徽。

第二景

同上 「勝利號」的後艙高甲板

英吉利艦隊的每一個支隊的前鋒都已經走近到敵方的聯合艦隊的順風的一面，把它們的秩序衝亂，「勝利號」已經近在「霸王號」旁邊，跟它平行着，而「無畏號」卻佔有了那隻船的另一面的地位。前面一點，「人牛號」和「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兩隻船緊緊的擠在一起。鎗礮的煙霧和喧聲瀰漫着，在混亂中，有好些掛邊帆用的橫木都給打掉了。

奈爾遜、哈代、勃萊克烏德、斯各特祕書、派斯科參將、會計官勃克，海上步兵隊的阿岱爾隊長，以及其他軍官，都齊集在後艙高甲板上，或是在離開不遠的地點。

奈爾遜

瞧那邊，我們那位高貴的同伴科林烏德，

正勇往直前的指揮着他的兵船應戰呢！——

（向勃萊克烏德）現在，你也快回到你自己的地位上去吧。

——我們從今以後必需要

事事都聽憑着決定一切的偉大的『天意』

以及鼓勵我們去努力的『正義』的驅使呀！……

〔勃萊克烏德離開。〕

戰事越顯得劇烈起來。一個雙響的礮彈打倒了七八名『勝利號』的船尾高甲板上的海上步兵。

阿岱爾隊長，把你的這些海上步兵分開來，立刻就把他們散佈在船上的每一個地方。——
勃克，你的地位應該在下面，並不是在這裏；
啊，不錯；你可以像大衛似的看着我們打仗！

一陣密接的毛瑟鎗的擊射聲從「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的艙頂上傳過來。阿岱爾和派斯科倒下了。還有些海上步兵也被連珠鎗像割草似的打死了許多。

斯各特

大人，現在我覺得應該鄭重的向您請求，
因為這是我的義務，同時也是我的職權：
請您把您的大綬和寶星都一齊拿掉吧；

他們已經在把您當做了擊射的目標了。

奈爾遜

這些都是國家所頒給的榮譽的獎章，

我怎麼可以對頒給的人表示着不敬；

而胡亂拿掉他們的禮物呢？不，如果我要死，

我寧可把它們戴在身上死。

他跟哈代一起上上下下的踱着。

哈代

至少，我們應該

請您穿上您的舊大衣，——大人，天是這樣的冷，

同時，穿上大衣就什麼都看不見，您一方面可以保持莊嚴，一方面也可以叫人打不到。

奈爾遜

親愛的朋友，多謝你。可是不成——我沒有時間，

你瞧現在這情形，很明白的，簡直連一秒鐘

也絕對抽不出來。

不到幾分鐘之後，斯各特也倒地身死，一顆子彈剛巧打穿了他的腦袋。馬上，又有一顆子彈在海軍提督和隊長二人之間飛過，擦着了哈代的腳背，把他皮鞋上的鈕子都打掉。他們從身上搖掉了子彈所潑在他們身上的灰塵和木片。奈爾遜轉過身來瞧着，纔看見他的祕書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

奈爾遜

可憐的斯各特也完了！哈代，這真是緊張的工作；緊張得叫人不能長久的支持下去。

哈代

我也這樣想；

他們下風的門戶都封鎖住，不讓我們的船進去，我們的攻擊是比較鬆了。可是這樣近，我們每粒子彈都會燒着他們船上的木料。

奈爾遜

那些船真沒用。

怎麼，那隻船彷彿已經下了旗，至少是快要下了！

毛瑟鎗的爆炸聲。

哈代

還沒有呢。——在他們船頂上的那些拿短鎗的人已經把我們的水手打掉好多。現在，我們的鎗也應該密密層層的打過去纔是呢，否則，他們就會向『無畏號』從那一面拚命的開鎗掃射了。

奈爾遜

不錯。——你一方面專心的在對付這一邊的敵人，同時還必需對那邊的幾隻大船猛烈的打擊——我意思是指『特里尼達德號』，以及那隻迎着風，華麗的帆布在海面上飄揚着的『人牛號』大船。

哈代

我去瞧瞧那邊究竟是不是也在好好的進行。

他們分開，各人向自己的方向走開去。現在，半身赤裸，汗水直流的鎗手們，都正在許多甲板上迅速的行動着，火夫們到處來來去去的搬着水桶。死的和受傷的士兵愈來愈多，都紛紛的擡進去由外科醫生診視着，奈爾遜和哈代又從新碰到。

奈爾遜

叫那些火夫們再多搬幾桶水過來，

快把水潑到『霸王號』船上的每一個

我們的鎗礮所新打穿的破洞裏去，
要不然，我們自己也會被火燒着了。

哈代

大人，我還得鄭重的再來向您請求，
請您不要這樣把自己露出在外邊。
敵人船上的停在後桅上的那些人
很顯然的在對住您描準了開鎗呢。

奈爾遜

哈代，你不要再囉嗦了。他們一定描不準的；
他們祇是在自己的破風篷上放着火罷了。——
就是他們描得準，我也寧願犧牲十條像我
這樣的生命，而不願意藏起一顆鈕子來的。
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我對你說。——
啊，你瞧那邊，一個女人也受了重傷跌倒了。
可憐的女人！快叫一個人來把她搬下去吧。

哈代

大人，在海面上的每一個最卑賤的人，船塢工人，跛腳的夫役，和駝背的船夫，他們都知道爲了那些依賴他們的人，而應該要寶貴自己的生命。至於一位目前的成敗全繫諸於他，這麼許多的戰士全依靠着他的，至高無上的人物，在一個對大家都是緊要關頭的時候，自然更應該處處都謹慎些。

奈爾遜

是的，是的；

哈代，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

你實際上是爲了對我的私心的愛護，
卻偏要推說是爲了大家不得不如此。
可是，我這樣的經驗多得很。我的工作
也快完成了；要成功，總得跟下層的人
一塊兒去拚命。——啊，你瞧，他們的重砲都
一一的沈默了！這應該要感謝上帝的。

哈代

不錯，他們現在單用些小號的兵器了。

他走到左舷上，去看看在那一面他自己的船和「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之間的交鋒
究竟進行到怎麼樣。

軍官（向一水手）

把那些梯子揩一揩。那上面全塗着血，變成非常的滑，在擡傷兵下去的時候，稍稍不小心一點，就會失腳掉下去的。

當哈代艦長還稍稍離開一段路，沒有從新走近來的時候，奈爾遜爵士轉過身，向船尾走去，突然，從『霸王號』船上的後桅頂上，一枝毛瑟鎗打過一粒子彈來，打進了他的左肩。他在甲板上倒下去，面部落在下面，哈代轉過臉來瞧，便瞧見了剛發生的這件事情。

哈代（匆忙的）

啊——這正是我所擔心着而不敢直說的事情了……

他走向奈爾遜，那時候，奈爾遜已經由塞克軍曹長和兩名水手擡了起來。

奈爾遜

哈代，我想，他們倒底把我打死了吧！

哈代

我想不要緊！

奈爾遜

不，我連脊骨都打穿了。

我不會支持得很久了。

那幾個人繼續把他擡下去。

那幾根柁索

也給他們弄壞了；馬上就修起來呀！

看見奈爾遜受了傷，被擡下去，全體水軍起了一陣極大的騷動。

把我的臉蓋起來。像這樣分散了大家的注意，

叫他們全看着我一個人，是沒有一點好處的。

各位同伴，你們馬上把我擡下去吧；我不過是

今天在這兒這麼許多不幸的人中間的一個！

他被帶到堆積着許多死人和受傷者的傷兵房裏。

(向隨軍教士)

牧師，我完全沒用了。我真是白費你的時間了。

哈代（剩下在後面）

希爾斯，你快到科林烏德那裏去對他說，

我們這裏現在是已經沒有海軍提督了。

他走開。

一參將

現在，快把那個傷害我們大將的人打死吧——
就是那個在後桅頂上的，穿白外衣的傢伙。

波拉德——一海軍士官候補生（開鎗）

好說打就打這真是個很好的描準對象呀

那個法蘭西人跌在船尾的高甲板上，死了。

全場景像現在又顯得被包裹在重重的煙霧裏，眼界逐漸變換。

第二景

同上 在『人牛號』船上

法蘭西海軍提督的船上的船頭斜桅已經深深的插在『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的船尾望臺上；兩隻英吉利的三艙面船從右面攻擊着，『人牛號』的右舷已經被從那上面放射過來的子彈所打得粉碎，它的船尾高甲板也被另外兩隻從後面向它打過來的英吉利船所打得破壞不堪了。

在後艙高甲板上，有維葉奈夫提督，指揮艦長馬剛底、多底農參將、傅爾尼亞參將，和另外一些人，都焦急的在忙亂着。全體海軍都正在拚命的應戰，在已死的和垂死的人身上跌來跌去；殺傷率是增加得太快了，簡直來不及一一的搬運到下面去。

維葉奈夫

如果事情老這樣繼續下去，我們是完了。——
叫「特里尼達德號」向前面衝一下試試吧，
這樣也許就可以解掉了這個討厭的結！

多底農

提督，已經試過了，可是它一動也不能動。

維葉奈夫

那麼打旗號通知「英雄號」，叫他們再努力，
往這一面衝下來。

馬剛底

旗號我們是可以打的，

不過在這煙霧裏他們是不是看得見呢？——

我們現在已經打過了。

維葉奈夫

你瞧那邊，『霸王號』

跟『勝利號』兩隻船拚死命的扭在一起了！

在那隻英國船上彷彿少了什麼東西呢。

他們的提督怕已經死了吧？

一小軍官

提督，他們說

他在一小時或者半小時以前就打壞了。——

穿着漂亮的衣服像天神般站得高高的，

又掛滿了他的勳章在甲板上走來走去，

他便自然會打中的。

馬剛底

這纔是幸運的事呢！

把他打發掉，英國是受了不少的損失了。

〔他注意着。〕

不錯！他現在已經不在那裏指揮了；你瞧，呂加斯愉快的走上船板去了，他的船具都放好了，他的精兵也都跟着他上去了。

聽到一聲震響。

維葉奈夫

上帝呀，他已經太遲了！這一陣濃密的子彈

是從那裏來的？一下子，煙霧迷漫着，我簡直什麼也看不見。——啊，掛船板的鐵練也掉下了，差些兒掉在一個人身上。——這一下子真厲害！

馬剛底

這是從『無畏號』上打過來的；他們那惡毒的連珠鎗把呂加斯的甲板掃空了。

維葉奈夫

連呂加斯

自己也完了。我看_不見他。他那血染的船上怕有三百個死人吧。現在，就要對付我們了！

四隻英吉利的三艙面船已經漸漸的繞緊在『人牛號』周圍，『人牛號』的船頭斜桅至今

還緊緊的戳在『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的船尾望臺上。一陣連珠鎗從一隻英吉利船上掃過來，把『人牛號』打得更不像樣子。船上的主桅和後桅都已經倒下，所有的小船也都打得粉碎。一陣毛瑟鎗的排鎗聲繼續從進攻的船上傳過來，而『人牛號』卻還英雄的繼續向敵方還擊着。

馬剛底艦長受傷倒下了。他的地位由多底農參將替代着。

維葉奈夫

現在煙霧比較稀一點，到我們那唯一的桅竿上去傳達我的號令，叫前鋒馬上就把船尾迎着風，也努力的來參加作戰吧。

（旁白）如果真如他所嘲笑的話，成功，對於我是祇需要一種沈着的膽量，那麼對於

今天的事，他是不能再有所苛求的了！

毛瑟鎗聲繼續響着。多底農倒下了。他被擡了開去，他的地位由傅爾尼葉參將替代着。又傳來了一聲震響，甲板上突然全堆滿了船索。

傅爾尼葉

我們的前桅也掉下了。旗號怎麼能打呢？

維葉奈夫

傅爾尼葉，這隻襤褸的，枯焦的，又破爛的大船，它的所有甲板上全散發着死人的血腥氣，它的右舷給打得粉碎，後艙差不多已經沒有，在這隻船上，我們是不必再作什麼嘗試了吧！

真奇怪，這隻船怎麼還會浮着呢——

「人牛號」呀，不幸的古舊的戰船呀！

我對你的責任已經盡了；現在，我就要離開你。我要到別方面去嘗試我的命運，最好有一隻小船能够把我從這個破船堆裏帶到前鋒去。

傅爾尼葉

我們的小船全壞了，已經給他們的子彈打得到處全是洞，就像廚房裏用的網杓子一樣了！

毛瑟鎗聲。維葉奈夫的參謀長，德·普里尼，也受傷倒下了，此外還有許多人也紛紛倒下。維葉奈夫煩亂的向他的艦隊從這隻船到那隻船的望着。

維葉奈夫

今天一清早還是那麼乾淨的水波，現在卻已經變得這樣難看！——自家人跟敵人的血全混在一起。——我們可有沒有法子向『特里尼達德號』招呼一下，叫它替我們放下一隻小船來呢？

他們吶喊着，希望引起『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的注意。

這個也辦不到；

在這震撼天地的礮火聲中，要向他們打個招呼，簡直是困難得像跟地球反面的人打招呼一樣……

我現在還是留在這裏。在我，奈爾遜的死也不會

是什麼幸運的事；他的燈燭輝煌的光榮的黃昏，
對於我，卻竟是慘淡的午夜了！好，就讓大家瞧瞧，
我雖然萬不得已而投降，卻不會損失了尊嚴的。

「人牛號」下旗，表示投降。

英吉利的「征服者號」船上放下了一隻小船；維葉奈夫獻了他的刀，便給人從「人牛號」上取下來。但是那隻小船因為一下子不能走近它自己的大船邊，它便被「火星號」所接了去，而法蘭西的海軍提督也便上了那隻船。

眼界變換。

第四景

同上 「勝利號」的傷兵房

頭頂上是一陣蹂躪和移曳的聲音，正在交鋒的艦隊上的沈重而連接的鎗礮聲伴奏着，有時候還聽到猛烈的震響。傷兵在四面一排排的躺着，等醫生去診視，有些在呻吟着，有些在悄悄的死去，有些已經死了。屋脊低低的船板上的陰沈的空氣裏迷漫着一股濃密的煙霧，帶火藥氣的木屑，和其它的灰塵，同時還散發着火藥和燭油的氣息，藥品和強心劑的氣息，以及腹部的創傷的氣息。

奈爾遜，現在他的面部因痛苦而顯得牽縮又憔悴了，是脫去了衣服躺在一名士官候補生的軍牀上，上面有一盞暗淡的提燈照着。比底醫師、梅格雷斯醫師、隨軍教士斯各特神學博

士、會計官勃克、執事和少數旁人站立在四周圍。

梅格雷斯（低聲）

可憐的雷姆和可憐的湯姆·恢普爾，他們都死了。

比底

他們早就沒有希望了。

奈爾遜（破碎的說着）

你們在說那一個死了呀？

比底

大人，是兩位不久之前受了重傷的長官；

一位是雷姆參將，一位是恢普爾先生。

奈爾遜

啊！
——

這許多生命都爲着光榮的戰爭犧牲了……

我也馬上要跟你們同去了！——哈代在那裏？

誰替我把哈代請到這裏來？沒人答應嗎？

他一定也死了。真的，哈代一定已經死了！

一海軍士官候補生

他馬上就來了。在這場血戰的緊要關頭，時時刻刻都需要着他親自在當場指揮，因此，他不能隨意的趕快就跑到這裏來。

奈爾遜

我等一下好了。這一層我是應該想到的。

哈代不久就走了下來。奈爾遜和他握着手。

哈代，現在戰事的形勢究竟怎麼樣了呀？

哈代

大人，情形好得很，我們真應該感謝上帝。

他們的提督維葉奈夫此刻已經下了旗，

已經自動的投到『征服者號』的船上來了。

我們差不多已經弄到了十四隻他們的

頭號的戰船。最重要的就是那隻『人牛號』

此外還有那隻『桑達·阿那號』還有『霸王號』

還有『烈火號』和『桑底西馬·特里尼達德號』

『聖·奧古斯底諾號』，『聖·弗蘭西斯科號』，『鷹號』

還有那『穩快號』也給我們從新奪了回來，
每一名水手都很高興。可是他們的前鋒
卻轉了方向，向我們這隻『勝利號』圍攻着，
單單是那木材和鋼鐵的重量也許就會
把它擠壞了。因此，我派了三隻最好的船，
這三隻船無疑的可以把他們全打退的。

奈爾遜

我想要弄到二十隻。——可是這樣也不少了。

哈代

我們還可以發展呢！不過，大人，沒有了您，
本來是可以一鼓作氣的去從事的事業，
現在是祇能慢慢的困苦艱難的進行着；

這情形，在我們這隻船上，是更覺得顯然。

奈爾遜

不會的，哈代——你永遠的有着這麼個錯誤，永遠的把你自己的能力看得這樣薄弱。可是，當我鄭重的選定了這隻「勝利號」船，而不要那些誇口的人來做幫手的時候，我就看出你是有着大將所需要的能力。現在，我的事業總算是做完了！我的朋友，我眼前全是黑影子……我幾乎看不見你了。

哈代

我們的子彈打在順着風一面的敵船上，揚起了煙，揚起了他們的破船上的灰塵，

因此，纔把您的眼睛蒙得看不見東西了。

奈爾遜

不，不是船上的灰塵；叫我看不見東西的，確實是「死」的灰塵呀！

頂上震響着。哈代走上去。其他一兩位軍官也走上去，不久都陸續的回來。

外邊那聲音是什麼？

軍官

大人，「無敵號」戰艦在我們的船旁邊經過，向我們船上拚死命的開着連珠鎗——可是，在他們那方面，「英雄號」的艦長也倒下了，

「阿爾赫西拉斯號」也被我們的泰勒艦長攻打了上去，他們自己的艦長給打死了；格拉維那提督還努力支持着；可是據說，他也給打掉了一隻手臂。

奈爾遜

我們一方面呢——

告訴我，我們船上究竟損失了些什麼人？

比底

大人，除了可憐的斯各特、查理斯·阿岱爾、雷姆參將、恢普爾、艦長的書記，這幾個人，士官候補生斯密士和帕麥也給打死了，此外還有五十多名的水手和海上步兵。

奈爾遜

可憐的年青人，受傷的奈爾遜也馬上就要來了！

比底

受傷的有參將勃萊；海上步兵的參將派斯科，和里夫斯，和皮克；士官候補生里佛斯，威斯特法爾和伯爾克利；此外，還有一百多名普通水手。至於剛受傷，到現在還沒有擡下來的，都不算在內。

勃克

大人，停在他們後桅頂上把你打傷的那個傢伙，我們已經拿他根本解決了；他從他停着的那地方像一隻老烏鴉

似的掉下地來，登時就已經沒有氣了。

奈爾遜

這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事呀！——他無疑的是一個有着單純而忠實的信仰，祇知道爲國家服務的人。願他的靈魂得到平安！同時還希望他的女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小孩子（如果他有的話），都能够忍受一點，不要因爲我所造成的不幸而過分悲傷。

哈代又進來。

誰啊——你又來了！哈代，現在情形怎麼樣呀？

哈代

西班牙的海軍提督謠傳說已經受了傷，我們可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靠得住，不過無論如何，他總已經儘可能的召集起了零落的艦隊，悄悄的逃避到加提斯去了。

在甲板上的一片混亂聲中，聽到一聲猛烈的震響。一士官候補生走上去，又回來了。

海軍士官候補生（在背後）

這是敵人方面的頭號戰船，『阿希爾號』，它此刻已經炸得粉碎了，——當它著了火，還沒有炸之前，艦長的女人爲要逃命

竟從膳室的窗洞裏一直爬到柁索上，
把自己的衣服剝得精光，跳下水，想要
游到辟克爾的小船去。我們的看守人
一看見了她的給海水浸漲了的胸脯，
便喊着，『天啊，是條人魚呢！』——他們划過去，
把她拖了起來——

勃克

這種意想不到的景象

也會在這流血的舞臺上出現的！

海軍士官候補生

『阿希爾號』

雖然已經着了火，而且明知道一定會燒到

他們的火藥庫，他們卻還繼續奮鬥着；後來，它果然炸裂了。那地方現在是堆滿了浮屍，除了少數之外大都是肢體不全的：手臂、腿、軀幹、頭，都跟着無數的木材在水波上蕩漾，許多碎片上都掛滿了水手們的五臟六肺。

奈爾遜（興奮的）

我們現在是應該下錨了。快去通知他們。

哈代

可是，大人，我現在不能不請問您一件事：您自己受了傷，我們的工作也沒有完成，我應不應該傳您的號命去叫科林烏德替代您擔任了這個指揮全軍的職務呢？

奈爾遜（嘗試着要坐起來）

哈代，我現在還活着呢！不要，我希望不要！
傳令給科林烏德。叫所有的船全下了錨！

哈代（踟躕）

大人，您意思是要馬上就把旗號打出去？

奈爾遜

是的。——天哪，如果我們的木匠能够替我
造一根假的背脊骨，把我支撐了起來，
再支持那麼一小時，支持到戰事結束，
那麼我就會看到了！——可是現在，在這裏，
身上打穿了，骨頭也斷了，什麼都完了！

比底（從別個傷兵身邊回過來）

大人，我要請您安安靜靜的躺着，照這樣，您所可能支持下去的時間是會更短的。

奈爾遜（氣竭）

比底，我知道，我完全知道！多謝你的好意。

哈代，我剛纔很焦急，現在可比較平靜了。

如果你有時間，能不能在這裏多坐一下？

比底和其他的人退出，祇把兩個人剩在那裏；他們默不作聲，那地方變得靜悄悄的，祇聽到頭頂上的腳踏聲和近旁軍牀上的呻吟聲。奈爾遜的痛苦顯然是已經減輕了些，他彷彿在瞌睡着。

奈爾遜（突然的）

你現在一聲不響的在想些什麼事情呀？

哈代（從短時間的沈思中驚醒過來）

大人，我的思想混亂得很：——甲板上的事情，您現在的悲慘的境地，您的光榮的過去，跟許多遙遠的往日的回憶混在一起了——

我想起童年時在家鄉威賽克斯的情景，我那生長地，我那勃萊克登小山腳下的安適的村莊，滾滾的溪流，和燦爛的花園。在我們鄉下的那個灰色而恬靜的日規，是決不會指出這個血流如杵的時間的；同時，我父親樹上的那許多鮮紅的蘋果現在正應該熟了。

奈爾遜

你這樣說，我也想起了

許多瑣屑的事情了。可是，我的心卻不能

理解你這種平靜的哲學——有一個人，哈代，

有一個人，在走近來——現在你大概猜得到，

我的記憶祇被這個人所全部的佔據着；

是她，是我的女兒——我可以老實說給你聽。

今天早晨你和勃萊克烏德做見證，看我

寫定了遺囑：這是很好的。現在，她是可以

靠着國家的榮譽而生活了……把我的頭髮

和一些我所喜歡的小東西都交給了她；

還要請你照顧她，就像現在照顧我一樣！

哈代答應着。

奈爾遜（又喃喃的說）

我不明白，我們的軀殼死了，愛情究竟是跟着死了呢，還是能够永遠活着？

沈默片刻。比底從新走近來。

哈代

現在，我要去看看

您的號令究竟傳出去了沒有；等一下我再來。

奈爾遜（死的徵象已經開始使他的臉色改變着）

是的，哈代；是的；我知道。你一定要去了。——

我們不能再在這裏見面了。所有的船

現在都需要着你，你不能無所事事的

老在這裏陪着我：這也是天意呀！比底，

你也好去了，去看看那許多流血的人；

他們也許還有救，我是無可挽救的了！

我一定最快就會死的。——啊，祇要我能够

再支持一會兒，我就可以看他們下錨……

現在，太遲了——把號令傳出去……哈代，吻我：

哈代在他上面彎下身去。

我滿意了。多謝上帝，我的責任是盡了！

哈代用手拭着自己的眼睛，退出到上面去，在他還沒有走出去之前還停下來回頭望着。

比底（望着奈爾遜）

啊！——大家不要響……

他不對勁了。現在，他恐怕沒有幾分鐘

可以活了。請你們大家都離得遠一點，

給他一點空氣。

比底、隨軍教士、梅格雷斯、執事和其他隨從們繼續注視着奈爾遜。比底看着他的錶。

比底

他受傷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小時又五十分鐘；
現在他要去了。

他們等着。奈爾遜死。

隨軍教士

是的，他是回到不再有海洋的
他的老家去了。

比底

我們要馬上去報告艦長知道，
讓他可以快一點就去跟科林烏德商量大事。

我現在要去料理旁的傷兵了。

他走到了傷兵房的另一部分去，一士官候補生走上到甲板上，全景消隱。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他的生命之絲割斷得太慢了！當他受傷倒地，

向他的畢生事業永訣的時光，

就應該馬上停止了他的呼吸，讓他溘然長逝，

又何必把那痛苦無故的拖長！

年歲之精靈

年輕的精靈們，請不要批評上天的意旨，
它可以指導你們，同時也會責罰你們的！

憐憫之精靈

那許多人形，你曾經說過，是完全受着

「必然」的支配，上天卻還一一給以知覺，

可真是矛盾而無聊的事！在這脆弱的

人羣中有一個人——索福克里斯（註二）——甚至在

把天意尊稱為「神明」的時候，他就已經

看得清清楚楚了。他的話一點也不錯——

「像這種對他們自己的創造物的殘酷，

對我們這些凡人固然是莫大的不幸，

但對神明自己卻也是恥辱呀。」（註二）——被卷索

和樞軸所機械化了的東西，時時照着

始終如一的統制者的意志，有規律的，

有節奏的，永遠不停的成固定的圓周旋轉着，它卻永世也不會感受到痛苦，就是有，也得連同它的主使者同時的忍受着，否則這痛苦便一定無從成立。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渺的音樂）

不錯，不錯，不錯！

每個傀儡所受到的慘痛的經過，

那造物者照理應該逐一的補償；

自己闖下的大禍，應該由自己來承當！

人們沒有除帳，這筆債務又從何說起？

爲什麼竟會毫無顧惜的糟塌了正義？

年歲之精靈

不要非難吧！你們根據什麼來非難呢？——
那無所不包而又無所關心的主使者
是什麼都沒有事前的考慮的；它祇是
無爲而治，一切都超乎意識；它永遠是
不識不知的單憑藉神力進行着一切。——
你們因爲人生的痛苦而對上天埋怨；
如果我把這個向上天報告了，那便會
在冥冥之中，不知不覺帶來了更多的
（照你們這些近乎凡人的說法，即所謂：
悲慘而不幸的命運了。

憐憫之精靈

你不要這樣說，

你是不應該把這些話事先就聲明着；
這應該跟上天隱祕的意志完全一樣，
是不能先行洩漏的！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不要，不要，不要，

請你們不要把判斷下得這麼早，

要等到『時間』完成了偉大的工程，

你們纔會對各方面漸漸的看得分明。

對深思默慮的主宰，且不要聲聲埋怨：

等事情結束了之後再談，都不嫌太晚！

（註一）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

（註二）原註：『索福·特拉赫，一二六六至七二行。』

第二公民

他們會把他那可憐的破碎的屍首運回家來嗎？

第一公民

會運來的。他們說，他們要替他在聖·保羅禮拜堂或是威斯敏斯特禮拜堂造起雲石的墳墓來呢。要是把他冠冕堂皇的陳列起來，咱們倒還可以看看他。到那時候，一定會有許多人來看他，那真是可以引起人們的愛國心的景象呀！

孩子

爹爹，一個人死了這麼久，你怎麼能看得見呢？

第一公民

我的孩子，他們會把他混身塗起香料來，不叫他爛掉，就像古時候埃及的那些著名的海軍提督一樣。

孩子

他的太太很會替死人塗香料的，是不是？

第一公民

你別再問這些傻話了吧。

第二公民

那邊又有一個人來了！

第一公民

那是咱們的樞密大臣愛爾登。他要說些什麼話，從他的臉色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庇得先生馬上就要來了。

孩子

我不喜歡比利（註一）。他殺死了約翰叔叔的鸚哥。

第二公民

孩子，你這話怎麼想出來的？

庇得先生想出來要打仗；要打仗，就要招許許多多水手，有一天晚上，約翰叔叔走下威賓大街，去跟漂亮的娘兒們談天。那一天晚上，沿河浜擠滿了許許多多的人，熱鬧得不得了。約翰叔叔就給帶到一隻兵船上去，跟着奈爾遜打仗去了。沒有人管約翰叔叔的鸚哥，它自個兒講講說說的就死掉了。先生，你想，這不是庇得先生把約翰叔叔的鸚哥殺死了嗎？

第二公民

老兄，你最好把這孩子管得小心一點。他的頭腦生得太珍貴了，老帶他到這鬧市口來是有許多危險的。不但如此，他想到的時候，他還可以說波納巴特把約翰叔叔的鸚哥殺死了。至於奈爾遜，——要是在他去的地方，人們已經替他把所有的擔負都解除了，那麼他真可以說是在一片比我們更光明的海上航行呀！——法蘭西的報紙上全說，我們雖然得到這麼許多船，可是還抵不上死了奈爾遜的損失；因此，勝利照理應該算是屬於他們一方面的。老兄，憑着上帝，這話差不多是對的呢！

從鬧市口傳來了一片歡呼聲，那方面的羣衆開始動亂着，顯出興奮的樣子。

第一公民

他來了，他來了！孩子，過來，我把你擎起來。——怎麼，千真萬確的，就像我是一個活人一樣，他的車子上連馬都沒有的！

第二公民

纏來纏去永遠是庇得！——怎麼，這個傢伙也像旁人一樣的把嘴張着又閉着，可是總不發出一點聲音來。

第三公民

我一天到晚做得辛辛苦苦的，那兒來得這麼許多氣力上這兒來花費，在這兒毫無道理的替貴族們喝采！如果你站在離開我十碼遠的地方，你也會覺得我是喊得跟旁人一樣的響呢。

第二公民

你這個人真是無聊極了，到這個時候還要省氣力，像普萊斯多隕地上的田雞似的，張開了嘴，一聲不響的望着。

第三公民

老兄，不是這麼說的；這是經濟；在目前這一種時勢，要擔任這麼許多可怕的捐稅來供給半個歐羅巴的軍隊，真應該各方面都經濟一點纔是呢！真的，如果用古人的話來說，那簡直是『實逼處此』，沒有旁的辦法！每個人都必需要省下些東西，否則，國家就無論怎麼樣都會變得像庇得先生自己一樣的破產了；雖然瞧他現在這樣子，卻並不像已經破了產似的。

庇得的車駕由一小隊跑着的成年人和孩子拖着走過。首相大臣坐在裏面，一個瘦小、軒昂、高鼻子的人，在他那永遠是蒼白的臉上，此刻卻顯着興奮的閃光。車駕來到市政廳的大門邊，顛了一下，就停住了。庇得樣子很虛弱的從裏面走出來，在歡呼聲中走進了那座大廈。

第四公民

簡直像凱旋歸來一樣了。有權力的人總是忽然被崇拜，忽然又被詛咒！一個月以前，他所僱用的軍隊和選定的將軍在烏爾謨投降了敵人，以致於庇得的歐洲聯盟政策完全給毀壞了的那件事，現在差不多已經被人所忘記了！啊，這次的特拉法爾加戰事，總算是彌補了過去好多次的名譽的損失，使奈爾遜將軍差不多要做成國家的神明，要被認為民族的救主，就連庇得也差不多成爲在天上普照着英吉利的國土的明星，

而許多在這種危急的時光拿國家的福利來當做兒戲的人們，也都可以免於責難了。

第三公民

誰說庇得在那兒生病！瞧他樣子，簡直像公羊一樣的結實呢。

第一公民

現在已經沒有人這麼說了。現在他的精神簡直好得像一枝火箭一樣。

孩子

是不是因為特拉法爾加離葡萄牙很近，所以他很愛喝葡萄酒？

第二公民

啊，朋友，我剛纔說過了，這孩子真應該帶回家去，安安靜靜的放在牀上纔是呢！

第一公民

不管威廉有什麼錯處，今天晚上這場慶祝勝利的宴會，總無論如何應該算是他的功勞！

庇得已經不見，市政廳的門也關了，羣衆緩緩的分散，直到一小時之久的時間之後，街上已經黑沈沈的空着，祇有幾盞油燈還點在那裏。

幕啓，顯出了市政廳的內景，裏面聚集着許多都城裏的體面人物，如勳爵和大臣之類，庇得先生由府尹招待着，佔據了榮譽的首席。在被祝賀健康的時候，他是被稱爲英吉利的救主，於是大家便一邊歡呼，一邊喝着酒。

庇得（經人請求了好多次之後站起身來）

各位爵士，各位先生——承你們諸位的寵幸，

把我贊美做挽救了英吉利的危亡的人，

我謹在這裏向各位表示最誠懇的感謝。

可是，據我看，並不是什麼人救了英吉利，

英吉利祇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它自己；
我相信，它還能同樣的救了整個的歐洲！

響亮的鼓掌聲，這其間，他坐下去，站起來，又重新坐下去。於是幕閉，全場又換上了外面的夜景。

年歲之精靈

庇得這個人所說的這些話——我不妨事先在這裏預言，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豪語了——首先是今晚上在座的這些賓客們聽到，到將來卻一定會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堅固而永久的保存在英吉利的語言裏，直到這語言陳舊而消滅了，纔被人忘記——

註定了一切的天意，已經這樣的註定着。
因為庇得的這一番話是說得如此漂亮，
發言的時間和地點也選擇得如此適當，
真應該永遠的支配着這個熱情的民族的幻想。

(註一) 庇得全名為威廉·庇得·比利 (Billy) 係威廉 (William) 之暱稱，故比利即指庇得。

第六景（註一）

雷納城的一家旅舍

夜。一間臥房，在裏房的一張牀邊點着兩枝蠟燭，桌上放着些文具。
法蘭西的海軍提督，維葉奈夫，已經部分的卸下了衣裝，正在房間裏上上下下的踱着。

維葉奈夫

這些恐怖的幻覺差不多終於向我表明了，
這件事是絕對逃避不了的。奈爾遜，可敬的
仇敵和教師：像你這樣正當鬪爭的最高點，

正當周身都是榮譽的時候，就離開了世界，真可算得是莫大的幸福；而在同樣的時候，那位剛愎的死神卻不肯把我也收容了去！可是我也曾出沒在濃密的鎗林彈雨之中，也曾苦口婆心的教導着，還拿自己做榜樣，使士卒們在這絕望的戰爭中，也還能顧全本人的責任和國家的榮譽，而不致於氣餒。

他在鏡子前面走過，在裏面看見了着他自己。

不幸的維葉奈夫呀！——因為你做人太忠實了，所以命運纔註定着你受到這樣的痛苦。——

皇帝的責罵幾乎就等於一道賜死的聖旨。被皇帝所詛咒，被我自己的朋友們所遺棄，已經被英吉利捉了去，卻又馬上放了回來，彷彿把我當做了一名不值得監禁的蠢漢——這樣，我真應該早早死了吧。爲什麼不死呢？在地獄般的夜裏，許多幽靈老在對我說着：「死了吧，再沒有旁的路好走了，還是死了吧！」這也是非常幸運的事，我總算並沒有子女，不會有人來繼承我的這一宗討厭的遺產，而終身的在我這可恥的姓氏下呻吟着呀！（註二）

年歲之精靈

我要對他說了。他的心境現在正好聽這些話。

(向維葉奈夫耳根邊傳語。)

你已經選定適當的時間了！

維葉奈夫

可是在今天以前，

我每一次臨到這種困難而又不愉快的時間，

卻爲什麼老是聽到彷彿有人在喊着『不要』呢？

年歲之精靈

現在可沒有呀！死的自由上天總是會允許的；

你聽，這聲音在喊着『馬上。』你馬上可以動手了。

憐憫之精靈

願他的悲傷而絕望的靈魂，像黃昏時候的

一陣微風般，輕輕的，悄悄的，永遠消滅了吧！

維葉奈夫

從我頭頂的天上，從我身邊的空中，

這許多聲音好久好久的圍繞着我，

終於喊出了『馬上』兩個字。就馬上吧！

他封好了一封信，在上面寫着送到他太太那裏去的地址，隨後，他從掛在旁邊的戎裝上拿下了一把短劍，仰天的躺在牀上，堅決的在自己身上刺了好幾刀，而把兵器剩下在那最後的創洞裏。

別了，苛刻的主人；別了，寬厚的敵人！

維葉奈夫死；全景暗淡下去。

(註一)原註：『這一景的時間是稍稍提早了一些，把它包含在這一幕裏，是因為它本質上是屬於這地方的。』

(註二)原註：『這真是多麼幸運的事，我總算沒有子女，不會有人來繼承我的這一宗可怕的遺產，而終身的在我這

姓氏的重壓下呻吟着呀！——（摘錄那一天夜裏寫給他的妻子的那一封動人的信。——見朗弗萊，第三卷，

三七四頁。）』按：朗弗萊（Pierre Lanfrey），係法國歷史家。

第七景

喬治王的海水浴場，威賽克斯南部。

「古屋」旅舍的內景，許多船夫和市民坐在火爐四周的高背長椅上，抽着煙，喝着酒。

第一市民

啊，他們可不是到底把他帶回家來了？他可不是要舉行一次熱鬧的葬儀呀？

第一船夫

多謝上帝，是的。……祇要能够在送到墳地去的一路上不發出臭味來，乾的躺着是比溼的躺着要好得多。他們也用過了種種方法，不叫他發臭。

第二船夫

是要葬在聖保羅禮拜堂裏；他們知道的人全這麼說。要由「勝利號」上的全體水手在前面帶路，再由哈代艦長用一個絲絨做的大針盤佩着他的寶星和勳章一路的送喪。

第一市民

現在艦長在那兒呀？

第二船夫（向哈代艦長的家宅那方面點着頭）

在那邊他自己家裏，跟他的合家老小團聚着呢。我昨天看見他跟他們一起在草場上散步。他樣子簡直比出去的時候像老了十歲了。啊，是他把那位勇敢的英雄帶回家來的！

第二市民

他們究竟是怎麼樣的把他帶回家來的，居然還可以等到幾天之後再叫他莊嚴的躺着，讓大家來瞻仰呢？

第一船夫

還是用他們的老法子——浸在一箱子酒精裏。

第二市民

真的嗎？他現在還浸在酒精裏？

第一船夫（壓低了他的聲音）

可是真實的情形是這樣的：他們回來，在路上走了好久，第一是爲了逆風，第二是爲了現在的「勝利號」已經跟破船祇差一口氣了。路上斷了酒，他們差不多把所有的酒精都用來浸了他的屍身。因此——他們竟在海軍提督的酒桶上打了一個洞！

第二市民

怎麼？

第一船夫

啊，說得明白一點是這樣的：當他們把這箱子打開來的時候，竟發現船上的水手已經把他喝乾了。那些人有什麼辦法呢？全都已經打得精疲力盡，在船上簡直要支持不下去，酒是頂能够增加

抵抗力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救了他們的命。這樣看來，奈爾遜到死了之後，竟還像在打仗的時候一樣的是他們的救世主呀！如果他自己還能夠知道，他一定會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他一定會從那酒桶的洞裏笑嘻嘻的說：『夥計們，你們喝吧！與其叫你們沒酒喝，還不如讓我乾癟了吧。』哈哈！

第二市民

在船上，這也許是能夠增加抵抗力的；可是在岸上，聽了這事情可真覺得有點奇怪。

第一船夫

這事情我是從一個知道這詳細情形的人那兒聽來的——奧佛康伯人波伯·勒夫岱——他也是『勝利號』船上的人，將來會一起送葬的。現在，我們不要再談這些沈悶的話了吧。彼得·格林，你把他們近來剛學會而在上一次的市場日滿街唱着的那個新調子唱起來吧。

第二船夫

好。不過我的氣管可有點兒塞住，因為自從開仗以來，啤酒是那麼少！

歌

特拉法爾加之夜

—

在荒涼的十月之夜，淒厲的秋風圍攻着大地，

後海（註）（註）連接着前海，我們的門戶全讓沙土封閉；

在屍骨堆山的死人灣上，波濤簡直像發了狂，

我們悄悄的懷念着遙遠的特拉法爾加戰場。

（全）遙遠的，

遙遠的，

特拉法爾加戰場！

二

像有人在喊着：「把風篷拉緊呀，否則船要沈了！」
我們拉着，卻發現自己是安然的在家裏睡覺；
可是那許多海船上的戰士們，當這長夜漫漫，
卻跟着水波，浮沈在黑暗的加提斯灣的西南。

黑暗的，

黑暗的，

加提斯灣的西南！

三

不管是勝利者或是失敗者，水波都一視同仁，
水波把在痛苦中掙扎的戰士，一直掃到海濱；

死了的奈爾遜，連同他的半死的同伴和仇敵，彼此不分，都捲入了深沈的特拉法爾加之夜！

深沈的，

深沈的。

特拉法爾加之夜！

雲幕落。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上天的意旨依然要堅決的執行；

時間過去，便發生了相反的事情；

又可以滿足着那位霸王的野心。

(註一)原註：「在那時候，跟這場面毗連着的港口的後面一部分是這樣稱法的；而在漲潮的時候海波所沖過的那半島上的一角，是稱爲「狹道」。」

